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憲皇帝上諭内閣卷九十三

雍正八年四月

上諭十六道

初六日奉

上諭據署理川陜總督印務查郎阿摺奏川省墊江忠州等屬姦徒楊成勳王可久等揑造妖謡吹角嘯聚匪謀敗露楊成勳自縊身死今拏獲黨犯陳文魁楊成祿等

搜出訴狀悉白等稿言詞雖鄙俚不經而其中指稱忠州地方丈量田地科派需索騷擾累民等事則曰禍究起於戊申年奉旨欽命丈民田又曰上憲愛民如子察究如神等語查四川清丈之舉始於馬會伯之奏朕惟恐不便於民諭令憲德悉心酌議以定行止隨據憲德奏稱蜀省昔年兵火以來人民稀少田地在在荒蕪及至底定歸復祖業者則籠罩一族田地安插落業者則廣開四至耕管從來未經勘丈是以多所隱匿迨歷年

既久人丁漸次繁衍田已劃開耕種糧猶一戶輸將其祖宗遺產叔姪弟兄已經分種而納糧仍是老戶姓名官給一票一人收執而餘人俱無串票可憑是以奸猾之徒欺其糧冊無名界畔無據遂相爭搆訟此皆管業無憑之所致也今應明白曉諭令分授產業之叔姪弟兄將所管田畝分立地界各報本名立戶載入版籍每年納糧俱獲串票為據其與姓朋名之戶亦照此各報名立戶以清界址如此則欺隱侵奪之患可以悉除矣

又如川省詞訟為田土者十居七八大率為界址不清亦非勘丈無以判其曲直清其疆界等語憲德之奏如此朕又詢問岳鍾琪據岳鍾琪所奏與憲德之言相同隨將諸人前後所奏發與九卿會議九卿亦以應當舉行合詞覆奏朕於是慎選科臣高維新等前往辦理而於伊等陛辭之時諄切訓誨務期剔除積弊安插善良俾閭閻共享寧靜之福並非為加增賦稅起見又復頒發諭旨若丈量案內百姓果有冤抑下情准其十數人

同到督撫或欽差官員衙門委婉控告但不許聚衆喧閙其呈狀著督撫欽差接受秉公審理此從前遣官清丈之始末也其勘丈造册等費俱令動支帑金各官供應等項俱令從公支給無非體恤閭閻不使幾微煩擾之意上年冬月丈量之事將竣朕又念川省各屬徵糧科則輕重懸殊在田土肥瘠不等則賦稅自難畫一又復降旨凡隱瞞科則等處止據實按則更定至於額糧稍重之州縣即凡照就近適中地方之科則令其核減

以紓民力今年正月憲德以清丈事竣具本代達川民謝恩之詞據敘瀘永寧等各屬士民則稱川省數十年輕徭薄賦近日荒蕪漸闢而土著流民各居其半邊界不清總由田土未丈以致豪強占爭控告無已今蒙清理疆界使強無兼併弱無屈抑又荷鴻慈將田不敷糧之戶悉予開除疆界既已分明額賦尤為公溥下符民志上協

天心等語據寧雅嘉眉等各屬士民則稱川南地方歷年俱

未丈勘田土不知頃畝邊界俱屬混淆彼侵此占爭訟
繁興估種輸糧科則過重今蒙聖恩清釐疆域至於糧
賦未均又行更定發給造册給發聯票以為世業田既
均平賦歸畫一千家萬井靡不懷恩等語又據成松龍
潼各府衛士民則稱川西地方先後清釐次第竣事從
前田土止計坵段一經指示清理下隰高原盡皆分晰
從前四至任意爭控一經區畫查勘此疆彼界鱗次秩
然阡陌既已分明糧賦悉定科則爭訟永息民力寬舒

等語據重夔順保達等各州縣士民則稱從前川省田土俱係插占管業比年以來生齒繁盛霸荒占熟爭訟不休今蒙清查界限分別頃畝以杜爭端其田糧稍重之處又准豁減從此川東萬民永享樂利等語此四川通省士民謝恩之詞而憲德代為陳奏者也向來川省田土疆界不清易起小人覬覦之念豪強者肆行侵占良善者坐受欺凌訟獄時興案牘繁冗弊端種種乃中外所共知者朕亦聞之熟矣惟是清丈一事恐滋紛擾

是以雖經多人條奏而朕意遲回未允及憲德身在地方再四陳奏廷臣議論僉同而後舉行昨見憲德代川民謝恩之奏朕亦以為經理得宜於民生風俗大有裨益矣豈意姦民嘯聚為匪竟引清丈苛虐以為言雖冥頑兇暴之人其言本不足信然彼怨白中公然寫為奉旨清丈者豈非該撫憲德等但以清丈之事稱為奉旨至於己身奏請之處並未曉諭於衆耶陳文魁訴狀內稱上憲愛民如子察寃如神等語伊既稱頌川省上司

是必憲德等有沽譽於民之道何不將朕之德意廣為
宣播而乃朦混含糊使姦民得以藉口耶又如怨白中
所言需索騷擾等弊朕之差委人員俱令給與夫馬食
用之資而一應勘丈造冊等項又悉令從公支給絲毫
不以擾民朕之諭旨既詳且備如果奉行不善經理失
宜則封疆大臣之責安得以此歸怨於上耶憲德既稱
通省士民懽呼感戴異口同聲何以尚有陳文魁揚成
祿此等匪類唶結邪黨肆行誹謗可見平日地方大吏

化導之未周董戒之不力則深山窮谷之中安保無似
此憸邪之小人惑於妖言而妄為私議者乎凡督撫所
施行於地方之事自然皆係奉旨之事然其發端之始
各有不同有由於內外諸臣條奏者有由於本省督撫
題請者有朕特旨施行者朕屢屢訓諭督撫等即朕特
旨令行之事該督撫等身在地方若果有不便於民之
處即據實密奏朕即降旨改易如鄂爾泰田文鏡李衛
於朕降旨施行之事復行陳奏而朕即為中止者甚多

憲德獨不聞之乎川省清丈一事既曾奉旨朕豈肯推卸於臣工但其舉行之緣由實由於該撫之陳奏而非朕本意君臣之間同辦政務是非得失不容歧視朕尚不肯推卸於臣工則臣工又安可轉推卸於朕耶數年以來朕以清丈之事時為廑念但有訓戒之言從無奬許之旨昨據合省謝恩之奏而論似於地方有益其功亦憲德之功若果偶有如姦民所言需索擾累之事則該撫失於覺察咎有攸歸朕在九重之上萬里之外安

能代為之謀耶即如數省中土司之改土為流也何嘗不係奉旨之事而其發端之始則皆出於督撫臣工之條奏而非出自朕意諸臣皆言苗蠻玀獾等兇悍性成貪殘肆虐草菅人命仇殺相尋擾害平民刼奪行旅藐視法紀蔑棄倫常實不可姑容以貽良善之害而其冥頑暴戾之處朕亦聞之熟矣惟是勦撫之事恐滋地方之擾不肯輕易舉行即以烏蒙鎮雄而論在土司中亢為強横不法其為地方之患乃天下之所共知者大臣

等奏請改土為流者甚多朕知髙其倬不能辦理此事於鄂爾泰赴任滇南時令其悉心斟酌及鄂爾泰抵任後籌畫具奏以為必應舉行朕始降旨俞允交與鄂爾泰岳鍾琪辦理二臣果能仰體朕心調度合宜俾苗衆抒誠向化邊民安堵寧居因而泗城土司及狆苗古州等處亦漸次料理就緒此實鄂爾泰始而定議繼而奉行經理封疆之功朕必不肯於成功之後將本非朕意之事歸功於已也惟是朕能信用公忠大臣不使廷臣

及鄰省官員牽制掣肘此則朕知人善任之功耳鄂爾泰等經理苗疆時惟有宣朕恩威使苗衆傾心歸嚮必不肯縱兵擾民以致衆心嗟怨又指稱奉旨以為巳身避怨之計如憲德之所為也著憲德將朕此旨通行刊布曉諭川省士民務令遠鄉僻壤共知之

初八日奉

上諭據給事中王瓚奏稱設兵所以衛民有百年不用之兵威無一日可弛之武備竊見各省兵制有督標撫標

提標鎮標協標各名目其間輕重相維大小相制自朝廷視之兵丁總屬一體無有岐視者也每見督撫提標之兵差事簡少駐劄省會地方自謂大標習氣多有驕肆平素欺壓良民短少價值强買民物甚至藐視同城文官或騎馬闖道全無敬禮之意且動輒夥衆干求挾制上官以必從之勢又或因公調遣各鎮協之兵遇事即行惟督撫提標兵丁先有許多借貸求懇以致鎮協標兵聞風借口嘖有煩言此實臣見聞所及者特行奏

聞等語從來教練兵丁之道固在乎技勇優長尤在明
曉禮義謹守法度聖賢所以著有勇知方之訓數年以
來朕軫念兵丁屢加恩卹其該管官弁若有扣尅糧餉
者必嚴加懲治又為督撫提標兵丁等籌畫生息之策
濟其吉凶之用無非望其循理奉公以受國家之恩養
也但聞有數省兵丁驕縱之習難除傲慢之風未改而
湖廣為尤甚今見給事中王瓚所奏甚為詳悉切中兵
丁之弊此實該管官員之責著直省督撫提臣切加訓

誨嚴行約束儻有生事不法者即重治其罪毋得姑容
以長惡習如徇隱寛縱經朕訪聞必將該管官從重議
處該給事中雖稱鎮協之兵不若督撫提標之甚然兵
志易驕難分優劣該管官亦應時加訓飭儻蹈故轍咎
有攸歸著通行曉諭督撫提鎮等標共知之

初九日奉

上諭古稱黄河之

神上通雲漢光啟圖書禮曰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

海惟

神澤潤萬國福庇兆民自古及今功用昭著我朝自定鼎

以來仰荷

神庥尤為彰顯或結為氷橋以濟師旅或淤成沃壤以惠

黎元或湧出沙洲作天然之保障或長就堤岸屹永固

之金湯他如濟運通漕安瀾順軌有禱必應無感不通

至於澄清六省之遥閲歷七旬之久稽諸史冊更屬罕

聞

神之相佑我國家者至矣朕敬禮之心至為誠切因念江南河南等處皆有廟宇虔恭展祀而河源相近之處向來未建專祠以崇報享典禮亟宜舉行查河源發於崑崙地隔遥邊人稀境僻其流入内地之始則在秦省之西寧地方朕意於此地特建廟宇專祀

河源之神敬奉烝嘗以答

神貺其如何加封

神號及度地建廟一應典禮著九卿悉心詳議具奏

又奉

上諭各省會試舉人向例給與盤費銀兩所以體恤士子助其資斧之需聞得各州縣舉人俱赴布政司衙門領取道途跋涉守候需時吏胥又多勒索扣剋之弊士子所得無幾嗣後著從本州縣衙門照數領給該州縣取各舉人領狀申詳布政司於奏銷冊内報部查核庶吏胥無侵扣之事而士子亦免跋涉守候之苦若州縣稍有扣剋需索而督撫失於覺察者經朕訪聞將督撫一

併議處

十一日奉

上諭今年三月京師一帶雨澤愆期朕衷甚為憂慮齋心默禱至三月二十五日得降時雨似覺霑足朕心稍慰昨據直隸署總督唐執玉奏報各屬得雨情形朕看來畿輔雨澤未曾周遍大約缺雨之處尚多朕悉心殫思推求體察朕之用人行政朝乾夕惕之念實八年如一日未嘗稍懈於前此朕可以自信仰邀

上天垂鑒者即在朝滿漢文武大臣等亦皆勤慎供職無貪殘不法之人忝竊高爵以致上干

天和者惟是政務中有清查旗地寬免積欠二件乃近來降旨施行之事查國家定制旗人地畝不許民人典買例禁甚嚴乃無藉之徒不遵禁約彼此私相授受以致諸弊叢生姦偽百出爭訟告訐大為人心風俗之害實有不得不清查釐正者朕又念此等積弊沿習多年按律究治有所不忍於是特降諭旨寬其違禁典買之罪且

命動支內帑給價歸贖使旗地仍歸旗人不至為民人所巧佔民人仍得原價不至化資本為子虛永息爭端革除弊竇此朕格外之恩也或者差往清查之人奉行不善以致民心怨抑上干

天和靳茲雨澤乎又如查免積欠之旨乃今年二月中旬頒發者自是以後京師一帶風多雨少有微旱之象想此等拖欠錢糧之劣員上虧國帑下剝民膏為天理所不容為國法所難宥或者

上天以朕查免之旨為涉於邀一己之譽市一時之恩而非痺惡懲貪之道是以昭垂此象以示儆予近來舉行之事祇此二端而天象如此朕心不能無疑著九卿悉心詳議具奏儻此二事之外有應行陳奏之處亦著據實具奏毋得隱諱

又奉

上諭道員有盤查錢糧審緝命盜案件之責是以州縣有虧空遲延等事該道與司府一例處分聞四川所屬州

縣刑名錢糓案件竟直詳藩臬該道並不與聞若有處分則將該道一并叅罰甚爲屈抑且非設官本意著吏部行文四川巡撫令該省四道於所屬州縣每年巡歷一週如有虧空邪移諱命諱盜等事即咨牒兩司詳報巡撫確查題叅其地方詞訟該道亦得聽受審斷凡各州縣案件俱從該道申轉以專守巡之職

十四日奉

上諭大小官員頂帽補服坐褥等項各宜遵照現任品級

不得僭越從前已降諭旨後因御史等查奏文武官員内有補服與帽頂不相符者朕又降旨帽頂等項各按本身品級不得計算加級所頒諭旨甚明近聞文武官員仍有越制擅用者及該管官員查問時則引從前准算加級之例掩飾支吾甚屬不合嗣後内外文武大小官員帽頂補服坐褥等項悉照本身現任品級不得指稱加級以開僭越之端在京著有稽查之責者嚴行稽查在外著該管上司稽查倘仍復不遵除將本人議處

外其失察之員一併處分

又副都統劉汝霖條奏漢軍人等應習步圍奉

上諭步行較獵甚為善事人人既得學習而於行圍之道亦得嫻熟爾等每年與其較獵一次不若多演數次為善嗣後於初冬行步圍時每一旗令行圍二三次其行圍之時著各該旗大臣等親身帶往於前一日奏聞每圍派侍衛打牲人鷹上人或二十名或三十名亦著前往如此則侍衛執事人等既得學習而兵丁等亦得嫻

熟行圍之道矣

十七日大學士等奏覆查倉副都御史謝王寵參奏

監督寶祿等一案奉

上諭朕前因普泰塞爾赫謝王寵湯之旭回奏尚屬盡心

是以降旨將伊等交部議敘續據謝王寵參奏大西倉

監督寶祿等詳文內怨伊不將羸餘米石題達違例壅

抑言多詆毀等語朕將監督寶祿等所管米石果否羸

餘及如何不為題達之處詢問普泰等據普泰等奏稱

奉旨查倉但查虧空浥爛是以未將贏餘題報朕辦理
天下政務總期情理允協功過分明豈有大臣等奉旨
查倉但參虧空而不問贏餘是有過而無功有罰而無
賞也寶祿等心懷壓抑怨望謝王寵任性不公詳文稍
涉激切而謝王寵即加以詆毀之罪名更為僭妄苛刻
殊失大臣之體著將普泰等議敘停止以抵其過其監
督等贏餘米石之處交部照例察核議敘
二十日戶部奏委員清查

太平峪紅椿風水地內田畝房舍及寺廟等項事宜奉

上諭風水地內所有民間田畝按其陞糧科則照應得之價加倍賞給已經耕種者俟收成後再令交官村莊廬舍悉照房屋間櫪加倍先給銀兩俟其將遷居之處收拾周備再令搬移各村舍所種樹木亦著給與價值一應寺廟於風水地紅椿之外照式官為蓋造如該寺廟有香火田地亦著將新建寺廟附近地畝加倍撥給至所有墳墓悉照地之大小從厚賞給地價俟卜有平穩

之地再令遷移務使民間從容寛裕各需實惠其應需各項價值悉於内庫支領

二十一日奉

上諭朕澄清吏治整飭官方時時訓勉大小臣工實心供職以熙庶績而惠兆民又恐職官甚多優劣不等或視誥戒為具文不知儆惕是以遇有參處之案率按例處分不稍寛貸盖欲其謹小慎微時時檢束則自不至於踰閑蕩檢干犯重罰也而外省督撫等亦皆遵奉法紀

察吏嚴肅不肯寬假姑容內外之考課如此無非察吏安民懲貪勸善之意並非苛刻以待臣下也近年以來朕留心體察內外文武大小官員不敢言盡皆大法小廉而奉公守法各勤職業者多官箴共知謹凜朕心深為嘉悅而從前參罰之案積累漸多擬於今歲秋冬之間開恩寬免以示獎勵曾向大臣等言之今者京師雨澤愆期朕虔加修省並推求政事之闕失而不得其由因思朕原有寬免各官參罰之心而未曾降旨或者內

外數百人員之中罰當其罪者固多而限於成例情有可原者諒亦不少應即頒諭旨廣沛恩膏咸予以自新遷善之路除特旨永停俸祿者不行開復外著將內外滿漢文武大小官員一應革職降級留任及罰俸停陞之案悉行寬免准其開復倘此降革人員開復之後將來有犯貪贓侵蝕不法重罪者著於本內聲明具奏

二十二日奉

上諭向因各省員缺需人朕於部選之外特旨命往甚多

恐其中賢愚不等或有倚恃特用而生縱佚恣肆之心者又或該管上司不知朕心以其為特用之員而存瞻徇姑容之見是以曾有特用人員深負朕恩則加倍治罪之旨蓋欲其知所儆惕以圖上進也然必其所犯之罪果係貪婪不法不可寛宥方行加倍懲治非謂因公詿誤一切叅罰案件皆以其為特用之員而槩行加倍也從前屢降諭旨甚明而近來該部及各省督撫尚有不問事之輕重而槩以加倍議罪者甚非朕立法之本

意至於盜案越獄亦曽有加倍治罪之旨盖因朕整飭吏治於地方事務不許隱匿是以有司不敢諱盜諱命每有案件即行詳報以致監禁之犯未免較多而姦宄兇惡之徒往往乘間越獄兾脫重罪又有罪本不至於死亦乘機越逃者尤為逞姦玩法藐視憲典是以有加倍治罪之條以懲頑慝又恐罪犯等不知此例誤蹈重辟特令各地方官刊刻木榜置於獄中使身繫囹圄之人莫不知悉免致一時誤犯以上加倍治罪二條係朕曽

經降旨者乃内而法司外而督撫往往比照此例以加倍定擬具題又有於本犯罪名舍其重罪而就其所犯之輕罪議以加倍而抵之於死者尤非平允之道且國家法令科條原一定而不可易其有應行從重者亦必待朕酌其情罪特頒諭旨此加倍二字非臣工所可擅定者也嗣後凡有議處議罪之條俱應照本律定擬其有負恩犯法情罪重大應從重定擬者必須折衷於法之至平至允不得擅用加倍字樣開蒙混苛刻之端負

朕立法牖民警省防閑之至意

二十三日奉

上諭古稱蝗蝻生於水澤之中乃魚子變化而成者是以江南淮揚之州縣地接湖灘往往易受其害蓋蝗之所生多因低窪之區秋雨停集生長小魚交春小魚生子水存則仍復為魚若值水涸日晒入夏之後即化為蝻不待數日便能生翅羣飛即被害之家亦莫知其所自蓋以其地寥廓荒凉人踪罕至平時忽而不察及至鼓

翼飛颺則有難於撲滅之勢此事勢之必然所當防之於早者也凡直省地方向來有蝗蝻之害者該督撫大吏應轉飭有司通行曉諭附近居民於大熱久晴之後週歷湖濱窪地及深山窮谷無人之處實心實力審視體察一有萌動之機無分多寡即行剪除消滅儻民力或有不敷即稟報該地方官督率人工協同助力更令文武官弁派出誠實兵役會同里長耆民等留心察視不可疎忽怠玩如此則人力易施蟲災可杜於禾稼大

有裨益但小民愚昧無知又復苟且慵惰其曉諭開導防患於未然者有司不得辭其責實心任事之良吏必不肯於此等事膜外視之也

又奉

上諭雍正元年鄂倫岱等議奏支給右衛官兵馬匹本折豆草一案將應徵本色每運送豆一石令百姓以十里交脚價銀一分每草一束交脚價銀一分二釐至留拴馬匹需用草束停其運送本色每草一束其價銀并脚

價仍照從前支給之例徵銀二分七釐朕思徵收本色在小民停其運送自應加納脚價至於拴養之馬匹既徵折色則原無運送之費而仍有脚價之增於理不合查大同朔平二府所屬每年徵收加增脚價銀九千八百九十五兩零民間所有草束不敷變價邊民無力輸將遂至歷年拖欠今特沛恩膏將右衛官兵應支本色米豆仍照前例徵收運送脚價折耗外其留拴馬之折色草束以每束一分五釐徵收免其輸納脚價至大朔

二府民欠未完加增脚價銀兩俱著豁免該撫及布政
使轉飭有司敬謹奉行務令小民均沾實惠
又大學士張廷玉等覆奏
恩旨清查旗地寬免積欠二事慮周惠溥輿情懽洽無可
疑議臣等辦事有忝職守當益加省勉奉
上諭大凡人情自以為是者多而能自省者少是以古昔
聖賢莫不以箴規匡諫為貴朕以誠心接待諸大臣若
諸臣偶有過愆朕即面加告誡冀其速改不使之迷而

不悟若朕躬稍有過失則當隨時匡正以輔朕之不逮此乃切望於諸臣者也近因京師雨澤愆期朕默加修省悉心體察朕之用人行政勵精乾惕之念實八年如一日此則可以自信者至於一切政務皆與內外大臣等商酌而後舉行惟有清查旗地寬免積欠二事出於朕心之獨斷並不由於臣工之條奏亦未諮詢商度於廷臣今見

天象如此朕心不能無疑是以降旨詢問至於諸大臣之供

職尚屬勤慎小心若有應行教導悛改之處朕自隨時
指示
二十五日奉
上諭據直隸地方文武各官報雨奏摺稱今年三月及四
月初旬兩次得雨今於四月二十四日又得時雨四野
霑足二麥茂盛秋穀皆可播種等語據此則四月以前
竟有未種之田可知矣夫農事貴乎及時二月土膏初
動三月即為播種之期況已得雨二次何以遲延觀望

直待四月下旬方始播種倘小民怠惰偷安為民父母者則當開導勸課使之踴躍趨事於南畝又或籽種牛力稍有不敷則當留心體察設法相助不使有後時之嘆即以今歲論之若從前三月得雨之時即爭先播種則目今又得甘霖豈不更為優渥況雨澤之遲早有無非人所能預料今蒙

上天再賜甘霖得以乘時播種實屬萬民之厚幸假若霖雨愆期徬徨覲望則從前之怠惰遲延豈非小民自誤生

計自荒恒產耶西北寒冷之鄉布穀或不宜太早若畿輔可以早種之地又當甘雨既零之時而乃袖手逍遥以待時雨之再沛不亦愚昧之甚乎況直隸地方春夏之交常稽雨澤豈可視甘澍為等閒不及時努力致虛

上天之賜乎此皆愚民習於懶惰而地方有司又不以民事為念漠然不加董率之故著該督傳朕諭旨通行申飭倘再有牧民之官輕視農事不實心化導任百姓之悠悠忽忽有誤播種之期者必從重議處

又奏

上諭據河東總督田文鏡奏稱各處河渠之水以及旁流支派在豫省者共計二百七十餘道羣趨競赴朝宗於淮惟其遠近匯歸之多皆有助清敵黄之力故必一律深通方能合流奏效今查上源各水悉屬暢達若下源之在江南境内者亦支支暢流則沛然匯湖可以飽蓄其勢併力敵黄仰請勅下江南河督諸臣將淮水出湖之處並境内一切歸淮各河委官勘查速治深通則以

之制黃而河流順軌以之刷口而積墊咸除等語田文鏡所奏甚為明晰朕細思疏濬衆流使之暢達於淮俾淮水力強以敵黃水自是治河之善策但衆水本皆入淮今又加以疏濬之功使各處停蓄之水無不宣通流暢則其勢較昔更大淮河能否容納於高堰堤工有無妨礙亦不可不計算萬全著將田文鏡奏摺抄錄發與嵇曾筠尹繼善悉心商酌妥議具奏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九十四至九十七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金國禮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九十四

雍正八年五月

上諭十六道

初六日奉

上諭據署安徽按察使魯國華奏稱回民居住內地隨處皆有考試營業與民無異自宜凛遵法度乃伊等不分大小建不論閏月以三百六十日為一年私計其日為

歲首羣相慶賀名曰拜年又平日尚白早晚皆戴白帽設立禮拜清正等寺名色不知供奉何神每立把齋名目伊等既為聖世之民自應遵一統之正朔服聖朝之衣冠豈容私計歲首混戴白帽作此違制異服之事請令回民遵奉正朔服制一應禮拜等寺盡行禁革儻怙終不悛將私計年月者照左道惑衆律治罪擅戴白帽者以違制律定擬如地方官容隱督撫徇庇亦一併照律議處等語查回民之在中國其來已久伊既為國家

之編氓即皆為國家之赤子也朕臨御天下一視同仁豈忍令回民獨處德化之外是以曾頒諭旨訓以興孝勸忠望其型仁講讓服教慕義共為善良即數年來亦未見有回民作奸犯科逞兇肆惡者且其中有志上進者甚多應試服官同于士庶而以文武科名出身游登顯秩為國家宣力効忠者常不乏人也至回民之自為一教乃其先代相沿之土俗亦猶中國之大五方風氣不齊習尚因之各異其來久矣歷觀前代亦未通行禁

約強其畫一也魯國華此奏甚屬苛刻怪誕回民何嘗不遵正朔而祇以其私記時日即加以不遵正朔之名回民何嘗不遵服制而祇以其便用冠巾即加以不遵服制之罪至於禮拜清正等寺名亦不過如各省村邑崇奉其土俗之神皆為祀典之所不載何獨於回民刻意吹求指為罪案乎從前条奏回民者甚多陳世倌於雍正元年即如此具摺條奏比時朕切責之今魯國華於朕已經降旨通行訓導回民之後仍復如此陳奏不

知其出於何心若回民果有干犯法紀之處國憲具在自當按律懲治並無曲宥回民之條向後儻回民本無過愆而大小官員等但因其習尚少有不同以此區區末節故意苛求妄行瀆奏者朕必嚴加處分魯國華乃庸碌之材因道員不能勝任調回內用適以安徽臬司一缺需員署理一時不得其人暫令前往伊於本分職掌有益於地方之事不知留心辦理而分外條陳回民風習妄事更張且請嚴定法律通行禁約使無辜之回

民俱不得其所此等條奏非有挾私報復之心即欲惑
亂國政著交部嚴察議奏

初七日奉

上諭朕因怡親王仙逝中心悲痛雖强自排遣而飲食俱
覺無味寢卧皆不能安盖王之事朕誠敬忠愛之心八
年有如一日自古以來無此公忠體國之賢王則朕所
以待王之禮亦應在常例之外今朕素服一月以稍展
思慕不釋之情此一月之内朕既素服則在廷諸臣遇

朝服之期亦著仍穿常服一切宴會俱不必行凡朕加
恩於王之處皆不足以酬王之碩德豐功而在朝之諸
王大臣官員等受國家之恩必念國家失此賢王同深
悲痛但其中胸懷妒嫉之心天良盡泯之輩或本屬憸
邪之人意欲肆志妄行又不然則冥頑無知賢姦莫辨
者皆不足與論也昨日朕親臨奠之時見滿漢文武諸
臣悲切之狀人有同情朕心甚慰益見王之素行感人
者深也

初九日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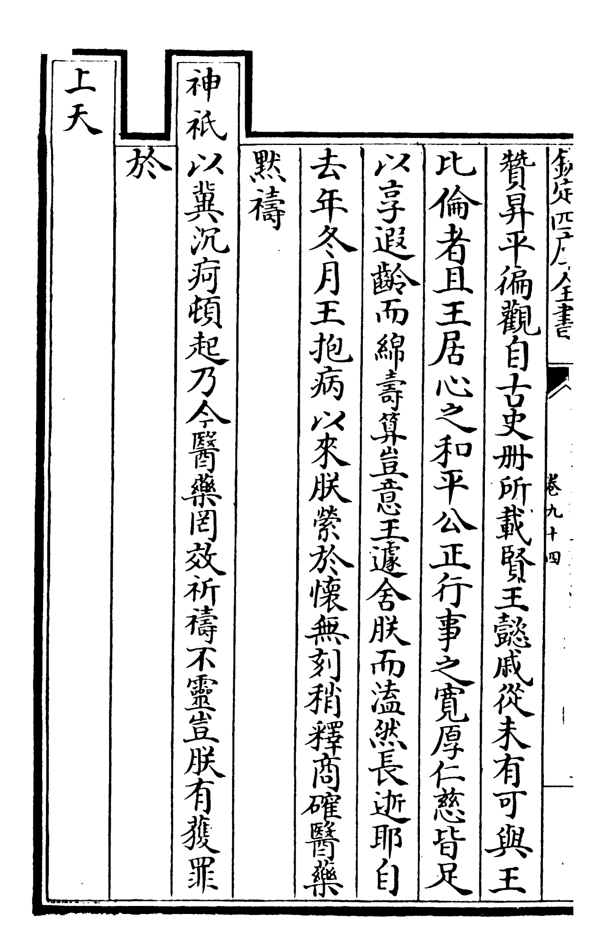
上諭怡親王忠孝性成端方清直當年事我

聖祖皇考敬謹恪恭克盡子臣之道深蒙

皇考慈愛而王慎密有加小心安分此中外所共知者逮朕

御極之初命王總理事務王夙夜匪懈公爾忘私精白一心無欺無隱其殫竭忠誠贊襄於密勿之地者八年有如一日至於軍務機宜度支出納興修水利督領禁軍凡宮中府中事無鉅細皆王一人經畫料理無不精

詳妥協符合朕心無煩朕之指示其有關於吏治民生之利弊有聞必奏每語必詳而為國家保護善類培養人材一片篤摯真切之念形於寤寐王之懿德美行從不欲表著於人而人亦無從盡知之朕即知王最深而亦口不能宣筆不能述也是以雍正四年特書忠敬誠直勤慎廉明八字以賜比時降旨朕深知王之德洞悉王之心覺此八字實不能盡王之美善不過就王事朕之大端而言耳蓋王實能佐朕治安天下朕實賴王翼


贊昇平徧觀自古史冊所載賢王懿戚從未有可與王
比倫者且王居心之和平公正行事之寛厚仁慈皆足
以享遐齡而綿壽算豈意王遽舍朕而溘然長逝耶自
去年冬月王抱病以來朕縈於懐無刻稍釋商確醫藥
默禱
上天
神祇以冀沉疴頓起乃今醫藥罔效祈禱不靈豈朕有獲罪
於

皇考之處而奪我忠誠輔弼之賢王若此之速耶王抱恙時
居住交暉園與圓明園相近朕聞欲親往看視王再三
懇辭而於一旬半月之間必力疾入圓明園與朕相見
及王病勢漸加力不能支惟恐朕心憂煩則稱交暉園
乃起病之所暫且移避遂養疾於西山無非欲與圓明
園相遠令朕不深悉其病狀可以安慰朕心也及王回
城中府第朕以祈雨回宮前月得雨之後王屢次奏請
朕幸圓明園是王但恐以病狀煩勞朕心而於己身之

生死全不計及也及聞病勢沉篤朕方欲命駕臨視乃
王聞知即脫塵而去葢王不欲以永訣傷朕之懷是以
顯此剛決之相其於去留之際明白超脫若此在王成
一忠孝正直賢智慧覺之全人而朕頓失此柱石賢弟
感痛悲哀何能自已耶王之德行功績難以枚舉即如
輔政之初阿其那包藏禍心擾亂國是隆科多作威作
福攬勢招權實賴王一人挺然獨立於其中鎮靜剛方
之氣俾姦宄不得肆其志又於青海背叛之時年羮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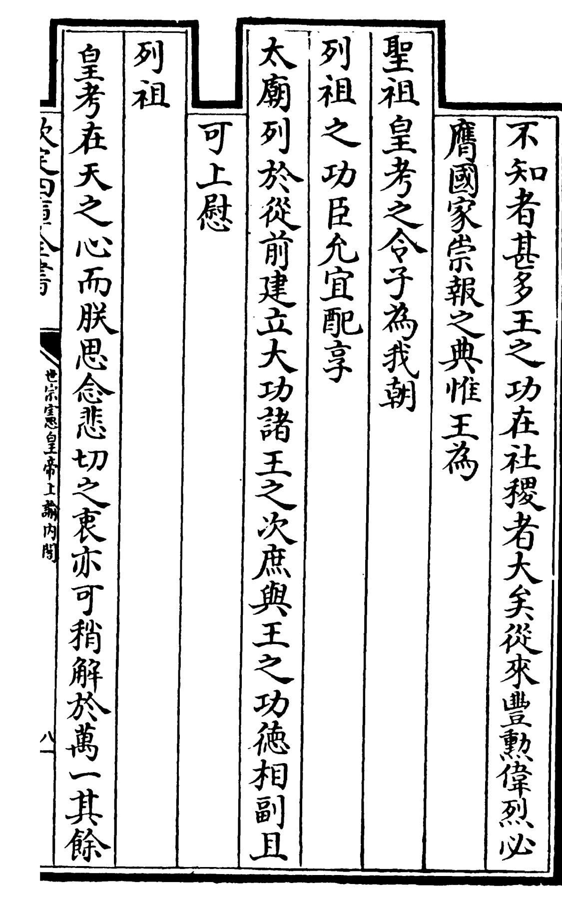
領兵進勦而隆科多以私怨年羮堯之故百計阻撓不顧軍國之重務王在朕前力言此番軍旅之事既已委任年羮堯應聽其得盡專閫之道方能迅奏膚功朕從王言而隆科多不能從中掣肘於是青海旋即蕩平又如果親王在

皇考時朕不知其居心聞其亦被阿其那等引誘入黨及朕

御極後隆科多奏云

聖祖皇帝賓天之日臣先回京城果親王在內值班聞大事

出與臣遇於西直門大街告以聖上紹登大位之言果親王神色乖張有類瘋狂聞其奔回邸第並未在宮迎駕伺候等語朕聞之甚為疑訝是以差往
陵寢處暫住以遠之怡親王在朕前極稱果親王居心端方乃忠君親上深明大義之人力為保奏朕因王言特加任用果親王之和平歷練臨事通達雖不及怡親王而公忠為國誠敬不欺之忱皎然可矢天日是朕之任用果親王者實賴王之陳奏也似此密陳補助為廷臣所



不知者甚多王之功在社稷者大矣從來豐勳偉烈必
膺國家崇報之典惟王為
聖祖皇考之令子為我朝
列祖之功臣允宜配享
太廟列於從前建立大功諸王之次庶與王之功德相副且
可上慰
列祖
皇考在天之心而朕思念悲切之衷亦可稍解於萬一其餘

一切恩䘏典禮該部會同大學士九卿悉心詳察從優定議具奏

初十日奉

上諭今年春夏以來屢沛蠲免寬恤之政中外臣民皆以為沐朕浩蕩之恩而不知朕施恩之所自朕之接待天下臣庶朗然如青天白日無不可以共知共見之隱微況怡親王不幸仙逝朕追思其美善尤不忍不以朕之本意明白宣諭使衆共知之朕御極之初命怡親王管

理戶部事務朕知戶部庫帑虧缺甚多令王清查辦理王奏云此項虧空歷年已久清查之後必求皇上開恩寬免此時朕姑應之及王遵旨查出虧缺之項至於二百五十餘萬兩之多王奏請以將來餘平飯銀陸續代為完補朕以歷年該管官員侵蝕國帑藐視國憲若不責令賠補何以謹度支而清獘竇於是飭令開報著追未從王之請王始而變色後即遵旨悉心辦理是以中外之人但知戶部多年虧項自怡親王查出甚至無識

小人有謂王過於搜求者而不知王之請免追究請為代完幾番陳奏之苦心若斯之懇切也數年以來在各該員名下追出者不及十分之一二而怡親王以餘平飯銀代為補完者則已十之八九然則各員之應完而不完者其銀豈可免乎其罪尚可貸乎今春朕見怡親王抱恙未痊因思王從前懇切陳奏之意特降諭旨將各員未完銀兩槩行免追以遂王之初願一日朕向王言之王悚惕不寧曰此皇上寛大之恩非臣所敢冀望

者戶部庫項之始末如此朕不忍不宣播於衆也王曽奏稱皇上用法稍覺嚴厲朕語之曰人心玩愒已久百弊叢生此時若不懲創將來無所底止盖朕雖未即從王之言而王一片寛厚忠直之意未嘗一日不在朕心也近見貪贓侵帑作姦犯科之風漸次止息吏治漸次肅清因思王言特沛恩膏將雍正三年以前各直省官員名下應追銀兩令該部查出請旨豁免三月間王來見朕朕語以施恩豁免之意王對曰此皇上如天之仁

宸衷獨斷若云出自臣奏臣萬不敢居也朕意欲俟秋冬之間將內外大小文武官員叅罰各案悉行寬免准其開復此意亦曾向大臣等言之適因京師四月雨澤愆期朕齋心虔禱之餘遂頒寬免開復之旨庶幾集中外之歡心以感

天和而施甘澍果蒙

天降時雨四野均霑凡此數事皆朕念王之忠從王之言而布此寬大之典也王一生為國為民濟人利物之事不

可枚舉常存惟恐人知之念若朕偶一宣露則王之惶悚不可名狀是以王在生之日朕不肯違拂其意以此揚播於衆今王仙逝矣若朕仍秘而不宣則内外臣民隱被王之厚德而莫知其由是朕泯王之善也此心何以自安況王之懿美多端筆不能述姑就此言其大槩耳

又

諭大學士九卿等茲因怡親王之事朕心悲慼爾等請朕

節哀再三陳懇朕每事愛惜精神不肯為勉强之舉時時以此訓諭臣工豈至今日而遂忘之耶但怡親王之慟出於朕之至情實有不能自已盖以王之事朕一片忠赤之心至誠至敬不但自古以來無此賢王即史册所載名臣良佐輝耀簡編者恐亦未能如王之毫髮無遺憾也王之年齒小朕八歲不但賴王襄贊朕躬且望王輔弼於將來為擎天之柱石立周公之事業使我國家受無疆之福此實朕之本懷豈料王竟舍我而長逝

耶爾諸臣試思之君臣之間求如王之與朕同心同德無欺無隱者豈可再得何能遣朕心之悲耶王顯名厚德為宇宙之全人垂休光於竹帛固不以壽算之修短計而國家失此股肱心膂之賢王在朕躬則甚苦矣因廷臣等請安奏懇畧將朕意宣諭知之

十一日奉

上諭自朕御極以來怡親王輔弼贊襄嘉猷不可悉數此皆廷臣所不能知而朕亦難臚列以宣示中外者即其

公正持身溫和處衆端方率屬慈厚待人為宗室之楷模樹百官之坊表同事者悉受成全教導之功聞風者咸切觀感奮興之念此王之裨益於人心世道顯而可見者也崇德報功國有令典懐恩慕義人有同情凡茲文武官員平日受王之教訓知王之美善者或以未奉諭旨不敢遽詣王府致奠申哀以致悲慟之忱莫由自達非所以昭秉彝之好慰尚德之公也用是特頒此旨若在京各官等有欲叩奠王之几筵或譔製文詞以紀

功述德自陳悃悰者俱准其前往若外省督撫等有欲致奠於王府者准其遣官或子弟代行仍令具本奏聞其不深知王之居心行事者不必朕亦不強之也若少有心行相違則為欺

天誑朕之舉矣更可不必

十二日奉

上諭據浙江總督李衛奏稱今年春間有原任河工通判張鵬飛來杭稟謁相見問答之際漸露伊有四川鄉親

御史嚴瑞龍奉旨差同旗員安姓者前來江南江西順路浙省密訪吏治民風沿海戰船營汛須給印信隨帶於身今瑞龍安姓已由江浙回去起旱前赴六安州矣仍托伊代為留心臣知其妄誕不經即加屏斥等語朕從前即聞張鵬飛潛住蘇州招搖生事已降旨令尹繼善查拏究治今觀李衛所奏是張鵬飛竟敢干謁督撫上憲且揑造全無影響之言不知忌憚其罪更不可逭朕即位以來八年之中並無一次差人密訪之事若有

查審案件及緝拏姦匪等類亦必給以憑據令其會同地方督撫辦理從無有特差一人既無明旨又不會同該省大臣而潛踪隱跡不使一人知者凡姦宄無賴之徒往往揑稱奉旨密訪以為恐嚇愚人之計而不法之僧道等亦或假此以圖利欺人從前屢經敗露矣朕治天下公聽並觀誠心體訪凡民生之休戚吏治之臧否何能欺朕之耳目豈肯假手於此等微末之人以致生事滋擾乎況果係奉旨密訪則不應漏洩於人既已漏

洩於人則其人之不密不慎斷難免禍可知其理顯而易見地方官員何得為其所欺誑而不覺悟乎今觀張鵬飛敢於在督撫大臣之前造此無稽之語則外間浮言之多可知而無知官吏人等為其所愚者不少矣嗣後凡有指稱奉差密訪者著該地方大小官員即時拘拏或具本題參或申詳該督撫轉奏不得姑容隱匿自干罪戾若有大臣向人自言密奏密訪者著聞言之人即行參奏

十三日奉

上諭前因遣發兩路大兵征勦準噶爾是以命滿泰阿思海前往圖爾古忒將情由告知該汗命托時廣錫前往俄羅斯將情由告知察罕汗今因噶爾丹策凌遣使前來奏稱已將羅卜藏丹津送至伊勒巴爾和碩地方因聞天朝發兵之信暫爾中止遣特磊齋奏來京請旨朕因噶爾丹策凌既有此奏或悔過感恩亦未可定特遣特磊回國傳朕諭旨曉以大義並差大臣二員前往暫

住巴爾庫爾以待伊之回奏若伊果知悔過感恩誠心歸順則大兵可以不用若伊執迷不悟則大兵必然進勦是以今年暫緩進兵之期爾等可寄信與滿泰阿思海托時廣錫等令其將此情由告圖爾古忒汗察罕汗知之若將來不能罷兵則進發當在明年之夏一切仍遵前旨行圖爾古忒地方離京師路遠一時難以知會彼國差人於汛界探信可得消息

十五日奉

上諭朕名及諸兄弟之名皆
皇考所賜朕即位之初允祉隆科多等以諸王之名上一字
與朕相同奏請更改朕不允行而伊等援引往例陳懇
再三朕不得已奏聞
太后勉强許之今怡親王仙逝朕回思昔日與王同事
皇考家庭孝友之情宛然如昨凡告
廟典禮所關有書王名之處仍用原名以誌朕思念弗釋之
意

又奉

上諭年來甘肅地方辦理軍需雖一切動支公帑絲毫不取於民而輓運轉輸不無資於民力朕心軫念特將雍正八年額徵錢糧悉予蠲免以示恩恤今聞該撫許容以兵餉無抵將歷年舊欠勒限一年全完民間甚為擾累以致不法之徒借端生事許容才具短淺識見鄙陋辦理此事甚屬錯誤夫本年錢糧既經豁免而仍嚴比舊欠大非朕加恩沛澤之意若云兵餉無抵自可具題

請撥何得於蠲免之年而行催徵之舉除生事民人應秉公懲治外著將徵比舊欠之處即行停止

十九日奉

上諭怡親王為朕辦理大小諸務無不用心周到而於營度將來吉地一事甚為竭力殫心從前在九鳳朝陽山經畫有年後因其地未為全美復於易州泰寧山太平峪周詳相度得一上吉之地王往來審視備極辛勤又恐隨從人等煩擾居民將飲饌之屬俱不令前驅預備

常至昏夜始進一餐其所擇吉壤實由王親自相度而得而臣工之精地理者詳加斟酌詢謀僉同且以為此皆王忠赤之心感格神明是以具此慧眼卓識也其相近山水迴環形勢聯絡之處又有中吉次吉之地朕以王經營吉地實為首功欲以中吉者賜之王驚悚變色奏曰此等吉壤必有大福者乃足當之若臣冒昧得此不惟不能蒙福子孫必罹禍殃惶懼固辭尚有不便明諭激切之詞朕鑒其誠心遂暫寢其事已而在六十里

外淶水縣境内得一平善之地曰此庶幾臣下可用者奏請賜給朕比時遲回未曾降旨王於病中令侍郎劉聲芳懇切轉奏朕不得已允其所請王得旨喜極至於踴躍抃舞云皇上待我隆恩異數不可枚舉今兹恩賜則子孫世世俱受皇上之福於綿長矣即日遣護衛前往起土閱數日護衛呈看土色王取一塊捧而吞之盖王知朕眷王之深惟恐塋域未定將來仍以前所欲賜之地賜之也其用心之謙謹周密至於如此王仙逝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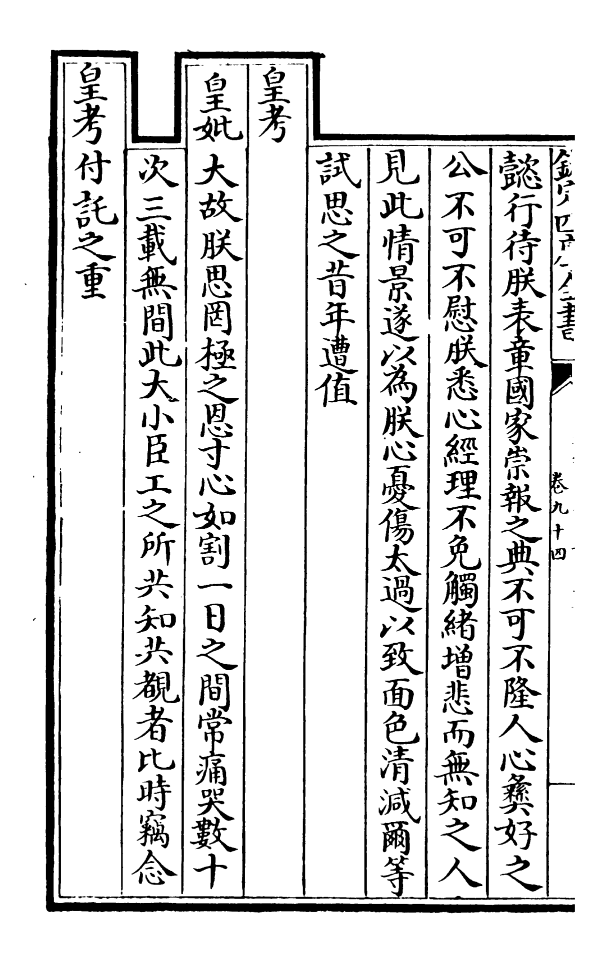
朕詢問王府管事之人知王病中將身後之事一一指示特畫親王墳塋圖一幅與其福金及諸子曰我身後塋地之制悉照會典所載親王之禮行毋得稍有踰越如或稍過則汝等違我之治命矣即非我之妻子也昨王府之人以圖進呈朕覽僅有門三間享堂五間此國家經常之制非所以待有大功之賢王者但思王之生平謙抑退讓朕每加恩禮王必再四懇辭朕鑒其一一實皆出於至誠往往俞允今若身後獨不從其言朕心

有所不忍然以豐功碩德不世出之賢王而寢園僅循常制則褒德顯功之典禮實為缺畧朕心又有所不忍昔顏子死門人厚葬之子曰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在夫子深知顏子之心故以未從其志為憾而先王緣人情以制禮則厚葬之舉豈非情之所難已即為禮之所可行者歟今如何使朕心之輾轉不忍者得以大慰而揣度王心亦受之而安且揆之於禮適為合宜允協著大學士九卿等悉心詳酌定議具奏

二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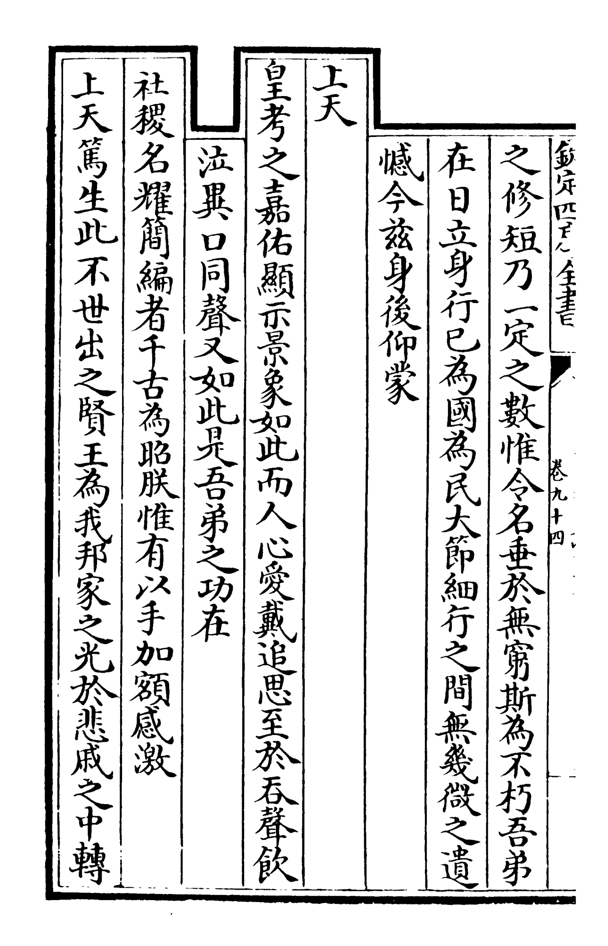
諭諸王滿漢文武大臣怡親王不幸仙逝朕為國家痛惜失此賢王為朕躬痛惜失此賢弟五内悲切自不待言若云因悲切太過至於有傷身體朕必不為也朕自去年冬即稍覺違和疎忽未曾調治自今年三月以來間日時發寒熱往來飲食不似平時夜間不能熟寢如此者兩月有餘矣及五月初四日怡親王事出朕親臨其喪發抒哀痛之情次日留心試察覺體中從前不適之

狀一一解退今則漸次如常矣舉朝王公大臣中心存忠愛惟恐朕以沉痛而傷襟抱者固多而包藏禍心如滿都護輩謂朕必過於悲哀而妄冀慶幸者亦未必無人即如從前八阿哥之事彼憸邪小人之意中亦必以為朕心之痛至於不可解矣豈知朕衷自有主見安肯效庸衆之人為無益之悲耶但八阿哥之事乃朕父子之私情小節可以即時擺脫不使縈繫於懷而怡親王之事則有不同者王之隱德豐功待朕宣舉王之嘉言



懿行待朕表章國家崇報之典不可不隆人心彝好之
公不可不慰朕悉心經理不免觸緒增悲而無知之人
見此情景遂以為朕心憂傷太過以致面色清減爾等
試思之昔年遭值
皇考
皇妣大故朕思罔極之恩寸心如割一日之間常痛哭數十
次三載無間此大小臣工之所共知共覩者比時竊念
皇考付託之重

宗
社攸關不敢違古人滅性之戒皆量朕力之所能而為之者
蓋悲出於誠不為絲毫勉强偽飾未有傷身之理也若
今日因我弟之痛而至於有傷朕躬則輕重倒置莫此
爲甚朕豈爲之耶且吾弟在日但知有朕躬而不知其身
朕若不體其意則吾弟之仙靈不知如何之憂戚靡寧
矣朕更不肯為之也況兇惡不法之輩未嘗無冀其幸之
心朕又豈肯失於節制以遂小人大逆之願耶夫壽算



之修短乃一定之數惟令名垂於無窮斯為不朽吾弟在日立身行已為國為民大節細行之間無幾微之遺憾今兹身後仰蒙

上天

皇考之嘉佑顯示景象如此而人心愛戴追思至於吞聲飲泣異口同聲又如此是吾弟之功在

社稷名耀簡編者千古為昭朕惟有以手加額感激

上天篤生此不世出之賢王為我邦家之光於悲戚之中轉

為慶幸朕心實是如此因爾等齊集請安特面諭知之

二十一日奉

上諭自怡親王輔佐朕躬以來八年之中凡朕加恩於王及遣王代祭行禮或慶賀生辰或遷移府第錫賚筵宴之日天氣必晴和晴朗事事如意此朕留心體察無一爽者從前深幸

上天

皇考以朕之加恩於王為是是以顯此景象雍正四年十月

行册封之禮此日更為昭著朕亦每將此等情由屢次
宣諭諸王大臣今王仙逝發引之期前二日微雨灑塵
至本日天色晴明和靄並無炎蒸暑熱之氣但覺凉爽
宜人從來五月間罕遇此氣候
上天
皇考之福祐我賢王不更彰明較著哉至於送殯之人凡在
王屬下者無不感恩悲切痛哭失聲而宗室王公人等
及舉朝文武大臣官員皆遵例步送數十里盡哀盡誠

出於自然之本良無一人覺勞倦者兵丁耆庶皆俯伏道傍焚香泣拜即婦人孺子亦無不口稱賢王欷歔歎息此等人情纏綿肫摯不約而同身後之思又非感激頌禱於生前者可比此豈人力之所能强者哉是王雖仙逝而王之美善入於人心聲名垂於史册者千載如新古今罕匹朕因

天道人情如此為王慶慰稍解悲戚之情特諭諸王大臣等知之

二十五日湖北安陸府知府談九敘等恭請

聖訓奉

上諭知府一官有承上率下之責關係吏治民生最為緊要爾等勿視為傳舍但務逢迎上司以圖陞遷為榮身之計做此一官須盡一官之職居官一日當盡一日之心果能察吏安民實盡其道即使終身不得遷轉亦足留名譽於將來若一味請托鑽營希圖保薦縱一時倖獲寸進而遺臭無窮公論難免何能掩人之耳目哉況

近來知府無難做之處上司俱不收規禮節禮若果實心盡職不患薦舉之不公即如刑名事件知府尤為上下關鍵務期明允公當地方始無寃民不可聽屬員懇求亦不可畏上司駁詰而草率苟且以致訟獄顛倒下結民怨上干
天和至於催科一節固有考成若果遇水旱災荒自當據實申詳加意撫恤不可隱匿以圖省事亦不可揑報以滋弊端夫寛大恵愛者乃為政之要道朕非令爾等嚴厲

苛刻以從事也但古人云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
良民若保全貪官汚吏以博長厚之名縱容地棍土豪
以沽安静之譽此所謂婦人之仁大有害於人心吏治
古昔聖賢言之詳矣不待朕諭而後知之也沽名邀譽
乃居官之大患大凡在任時使者民鄉約貼德政之歌
謡離任時令豪紳劣衿具保留之呈牒此皆非真正好
官也惟在任之日亦不覺其好而去任之後紳衿百姓
思之不置念之不忘愈久而愈切斯則不愧古之循良

矣知府與知縣不同知縣為一邑之宰果能殫心竭力使四境之内民人樂業便是良有司至於知府則有統轄屬員之職若各屬之内有一人居官不善在知府分内即為一分曠職不可云潔已謹守遂可無忝此任也天下人才難得當存愛惜之心若果善於鼓舞教導則中材皆可進於高明倘過於苛刻摧殘則因細故微瑕而至於放廢終身者不少矣總之遇好官則當愛重保護之遇中材則當勸導扶掖之遇劣員則當懲治罷黜

之以爾等自已教訓子弟之公心督課屬員而屬員有不觀感興起者無此情理也况天下官員百姓各具天良無不可感化之人爾等居官惟有至誠至敬實心實政自然屬吏承風羣黎嚮化和氣致祥
上天必錫之以福慶矣至於叅罰案件外官必不能免朕從不肯以情有可原之案廢棄賢員常有因公叅處之州縣官朕見其人才可用而踰格加恩還擢者爾等勿存見小之念顧惜功名局於庸衆之規模而無遠大之器

量也爾談九敘朕看來才具平常因爾曾任知府七年諸事熟練亦無過犯是以復加簡用大凡曾經歷練之人若以其巧猾之習和光同塵盜名欺世此等之人實為國家之蠹若出其素所閱歷者以察吏安民誠心供職較之初入仕途之人大相逕庭實為國家之寶為蠹為寶在汝自擇之爾王士任朕看來甚是聰明從前高其倬曾在朕前陳奏今史貽直特行保舉爾須努力上進不可自恃聰明將來可望成就勉之勉之並將此通

行宣諭天下之為知府為直隸州知州者

二十六日奉

上諭禮記曰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大患則祀之此崇德報功之典千古不易者而人心懿好之公感恩戴德永慕追思有功於一郡則一郡祀之有功於一鄉則一鄉祀之此又緣人情而制禮自古迄今名賢碩彥享俎豆而奉烝嘗者不可勝數然其功德未必盡如吾弟怡親王之大且深

也王忠孝兩全智仁兼備嘉謨經國渥澤安民其美難以枚舉試舉其功在社稷之大端而言之從古帝王之治天下理財與用人並重葢必國用充足然後可以加惠於民王自總理戶部以來謹領度支均平貢賦月要歲會令肅風清無弊不除無惠不舉如江南江西浙江之浮糧乃

皇考多年欲行裁減而格於部議者王則體

皇考愛民恤下之心佐朕減賦賜租之政悉心經畫奏請蠲

除俾民力寬紓催科不擾此王之功德及於三省者也又如戶部庫帑累年虧空至二百五十萬之多王則經理多方代為彌補使各官脫然無累子弟并免追賠此王之功德及於衆姓者也又如朕因怡親王之奏而蠲免多年之逋欠寬宥各官之處分此王之功德及於天下者也又如府庫充盈儲蓄完備是以軍需所用至於千萬皆取之帑藏而裕如一絲一粟無煩小民之供億此王之功德顯著於軍國而隱被於蒼生者也又如櫛

風沐雨冒暑衝寒遍歷京畿興修水利俾數千里沮洳之地變為膏腴數千年創始之規永為樂土此又畿輔百萬耆民所涕泣而道之者也且王謙冲納善誠信交孚其在户部也則與大學士張廷玉蔣廷錫籌畫清釐和衷共濟其營水田也則與大學士朱軾相度指示合志同心諸臣有為國之悃王則深敬禮之諸臣有治事之才王則若己有之待之以腹心親之如骨肉其他保護善類推賢讓能之美筆不勝書此又舉朝賢大臣銘

之肺腑寤寐弗諼者也八年以來王輔弼朕躬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內外大小臣工敬王之公服王之明感王之誠畏王之直無不感化漸摩洗心滌慮敦潔己奉公之義成大法小廉之風興賢育才崇文敷化此則吏治澄清而薄海士民莫不被其澤者也至於教訓侍衛練習禁兵培養人材振興士氣俾將弁可備干城之選軍旅皆成義勇之師此又武備修明而內外戎行莫不收其效者也王之嘉言懿行鴻勳偉

績入則知其大概而不能悉其全朕則全知之而亦不能備舉也王應運而興歸全而逝古稱聰明正直之謂神詩經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莊子曰傅說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然則王之靈爽在天千秋不泯更復何疑國家崇報之典已仿古人書於太常祭於大烝之禮特命配享

太廟而天下官民感王之恩慕王之德者莫由展其焚香報享之忱則於禮有闕而於情未伸然朕未降諭旨則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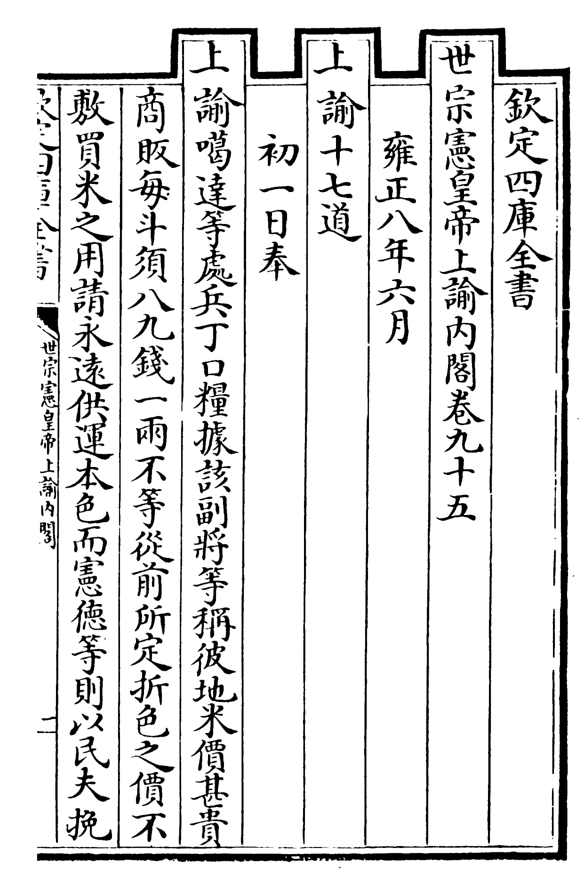
不敢舉行昔潮人奉韓愈之教於其歿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然則王之遺愛在人動人思慕而仙靈之福國佑民有禱必應者豈不更篤於韓愈哉著通行內外直省有欲為王建立祠宇歲時展祀者著奏聞准其舉行或塑遺像或設神牌聽之其不能深知王之功德者不必行若隨衆從事而不出於誠心則是獲罪於王吾弟神明亦必不享也若有存迎合之心勉强從事者朕訪聞得知必嚴加治罪朕御極以來為世

道人心計懲姦鋤暴用法不得不嚴而心懷悖逆之徒滅絶天良遂視朕為仇敵近日敗露者已屢見之矣但朕非出於不知而無意為之者將來怡親王建祠之後或怨朕之人不得逞其志而遷借於王以洩悖逆之私忿妄生謗議暗事摧殘者必有之然此皆與朕為梗於王無與也若朕萬年後吾弟之隆盛功德百世流芳愈久愈能彰顯㕥朕可預信之

二十八日奉

上諭朕之諸幼弟朕向來不能深知從前曾據怡親王奏稱二十一阿哥允禧立志向上且深知感朕之恩恭敬之念出於至誠朕從前降旨將伊封為貝子近看其感恩向上之念果誠將來可望成立著晉封貝勒公允祹著仍封為郡王理郡王弘晳著晉封親王公弘景痛怨伊父之過今受朕寬宥之恩深知感激著晉封貝子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九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九十五

雍正八年六月

上諭十七道

初一日奉

上諭噶達等處兵丁口糧據該副將等稱彼地米價甚貴商販每斗須八九錢一兩不等從前所定折色之價不敷買米之用請永遠供運本色而憲德等則以民夫挽

運艱難奏請會同督臣再加酌議等語兵丁遠駐邊方朕心深為軫念彼地米價既貴自當格外加恩著憲德等就近酌量並詢問弁兵等或即照商販之價給與折色令兵丁自行採買或多添脚價給與民夫運送本色散給兵丁務令兵糧富足民力不擾著該撫等悉心定議具奏

初二日奉

上諭今科進士除選拔庶吉士外曹繩柱係現任中書以

六部主事用其馬丙等五十八名著在六部額外主事上學習行走該部按各部司分多寡掣籤分派具奏三年之後如能稱職該部堂官題補如不能稱職該部奏聞其內若果有才猷出衆明練政治之員於一年之後該堂官將情由聲明保奏帶領引見請旨此各部行走學習之員俱著照額外主事之例給與俸祿

又奉

上諭令科外用進士著就伊等本籍鄰近地方掣籤派往

交與各該督撫分派藩臬衙門令其學習伊等中式之後原須候選數年始能得官今著學習三年委署試用一年約計四年之後題補實授與伊等候選之期相仿而又得學習吏治較之閒居在家豈不大有裨益此三年之内若該地方需用人員仍著奏請另行揀選命往不必於新科進士内遷就委用倘進士中果有才具出衆平日熟練吏治不待學習者該督撫格外委署題補即於本内聲明具奏若才具庸常難以練習吏治情願

改補教職者不拘三年之期准其具題改補其學習之
員每年公費若干該督撫於公用銀兩內酌量給與將
朕所派等次開單行文各督撫知之
初七日奉
上諭周書洪範言人身五事若有得失在天之休徵咎徵
即各以其類應之此即朕每日所諭天人感應之理捷
於影響者也夫所謂修人事以感召
天和者必須君民上下各盡其道各殫其誠以為昭事

上天之本若人君有朝乾夕惕之心而大臣官員不能承流宣化或君臣有移風易俗之念而民情士習不能革薄從忠則偏而不全不克成會極歸極之盛而欲冀

上天俯垂默佑普錫繁禧也豈不難乎其理如此確乎不易數年以來朕已諭之詳矣是以為君而存推諉於官民之心者非賢君也為臣為民而存推諉於君上之心者非良有司良百姓也惟當各盡其道以待

天恩近見直省各處奏報雨澤頗覺均調麥秋亦屬豐稔朕

心深慰但聞江浙雨水稍多田禾間有澇溢之患朕悉
心推求其故想因今年春夏之交京師雨澤愆期朕為
畿輔祈禱並憂慮及於江浙地方已而京師得雨而朕
心則專為江浙祈求至南方多雨情形朕未曾聞知但
以少雨為懼所以朕屢諭外省大臣凡覺有水旱之機
即當速奏朕知之者正為此也南方既已多雨而朕心
仍復祈求或因此一念以致
上天賜雨過多浙省有澇溢之處乎又考之洪範曰狂恒雨

若浙省素稱人文極盛之區今年會試朕加恩取中至七十名而一甲三人悉登浙士或者士子之心不免矜驕之氣如洪範之所謂狂者致干恒雨之徵此朕就目前之天象人事而推測之有不能無疑者朕每遇雨暘不時即撫躬自省不敢玩忽況古聖人之垂訓千古為昭所願浙之多士遇登進之榮即凜盛滿之戒見示儆之象益深敬畏之心必能仰邀

天眷於方來矣

初十日大學士等奉

上諭從前怡親王常在朕前奏稱白家疃一帶居民忠厚善良深知感激朝廷教養之恩今王仙逝而彼地居民人等感念王之恩德欲自備資本建立祠宇歲時致祭輿情懇切足徵王之遺愛在人而民風醇厚亦即此可見朕心深為嘉悅欲將白家疃數村地丁錢糧永遠蠲免以為將來祭祀香火之資並使良民均霑恩澤爾大學士等確議具奏

十七日奉

上諭昨朕欲親奠怡親王殯所而諸大臣等以天氣溽暑再三懇求朕勉允所請暫停親往但恐諸臣疑朕悲戚思念之衷於情理太過特宣諭使共知之朕生平讀先

聖之書遵

皇考之諭不敢因情廢禮亦不能以禮遏情惟本於心之公發於心之誠孚於衆論之同合於三代之直此即先王之所謂緣人情而制禮情之所當盡即為禮之所必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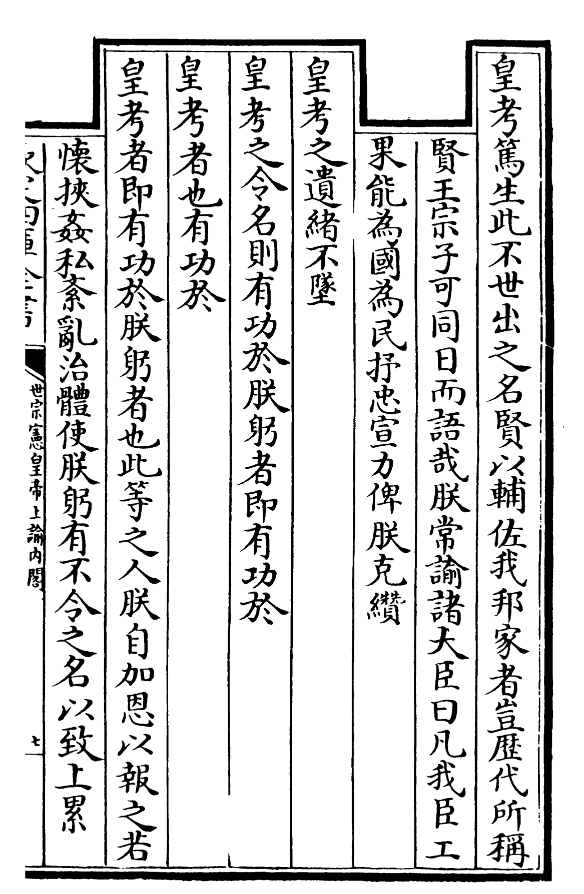
可缺者也如朕之兄弟多矣阿其那非以弟而封親王
者乎淳親王非以弟而封親王者乎怡親王非以弟而
封親王者乎而朕之待之也則有霄壤之不同有輕重
之差等是非朕有意區別於其間也皆視乎其人之自
取爾如阿其那者潛蓄異志包藏禍心要結僉壬擾亂
國政不計
宗
社之利害不顧

皇考之是非但思逞其邪謀遂其私願此實國家之仇讎

四海臣民之蟊賊也如淳親王者則閉戶安居識分知足宗親中之無功無過者也如怡親王者才識超羣忠誠貫日夙興夜寐恒思寰海之乂安佐政宣猷惟恐民生之失所凡顯著於中外與密陳於朕前皆裨益於軍國之大計治平之遠圖此乃

天

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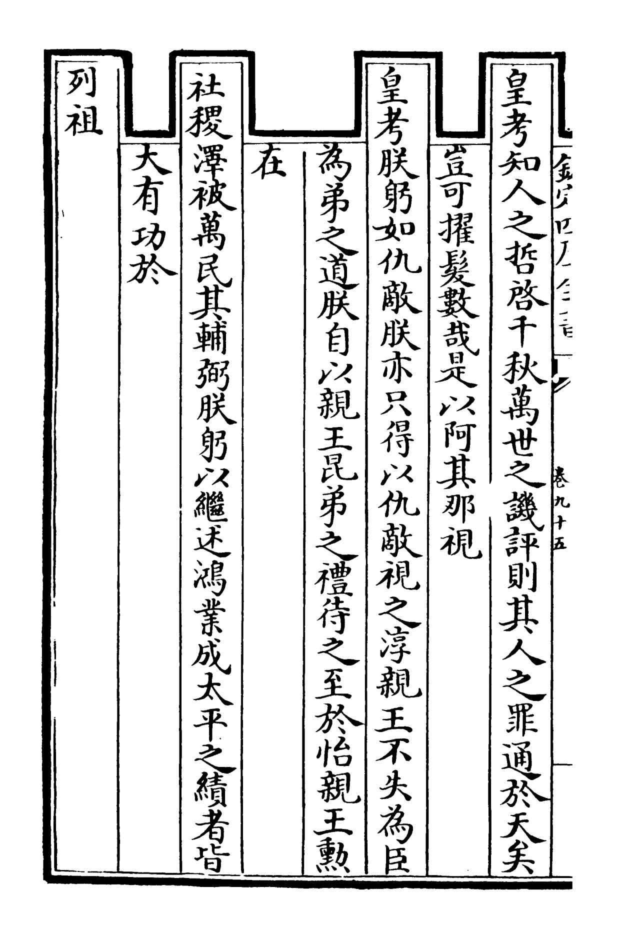
皇考篤生此不世出之名賢以輔佐我邦家者豈歷代所稱賢王宗子可同日而語哉朕常諭諸大臣曰凡我臣工果能為國為民抒忠宣力俾朕克纘

皇考之遺緒不墜

皇考之令名則有功於朕躬者即有功於

皇考者也有功於

皇考者即有功於朕躬者也此等之人朕自加恩以報之若懷挾姦私紊亂治體使朕躬有不令之名以致上累



皇考知人之哲啓千秋萬世之譏評則其人之罪通於天矣

豈可擢髮數哉是以阿其那視

皇考朕躬如仇敵朕亦只得以仇敵視之淳親王不失為臣

為弟之道朕自以親王昆弟之禮待之至於怡親王勲

在

社稷澤被萬民其輔弼朕躬以繼述鴻業成太平之績者皆

大有功於

列祖

皇考者也然則朕念王之情曷有止極報王之禮豈尋常定

制所得拘哉孔子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

者培之傾者覆之此即天命有德天討有罪之謂可知

賞罰之輕重非人主所得私也孔子又曰以直報怨以

德報德此就已身之恩怨而言尚且如此何況關係

宗

社國家之重而乃賞罰不明是非倒置豈不違背乎天命天

討之正而獲罪於

祖
考哉怡親王之實蹟如此朕之公心如此若有人以私鄙之
見妄議謂朕以偏溺之情欲加恩於王而粉飾揄揚其
美善者此小人之誤論也又或以為朕借王之美善而
有意逾格加恩粧點禮節以博友愛之名者此更險邪
之謬議也朕之公心合乎情禮之至當而不容已惟
天
祖

皇考實鑒之著將此旨曉諭中外咸使聞知

十八日山西巡撫石麟奏六月初一日日食不見奉

上諭從前欽天監奏今年六月初一日日食九分二十二

抄朕心深為畏懼特降諭旨令內外臣工等悚惕勉勗

各盡厥職以凜

天戒今石麟以山西省城當日食之時濃雲密雨及雨霽之

後日已復元具本題賀宋嘉祐時日食入雲不見時議

稱賀司馬光云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今晉省陰雨

豈能概論天下乎石麟所奏殊屬不合著將本發還

十九日奉

上諭凡內外大小事務必據實辦理始得其是非之正合乎人心之公若有挾制之弊及茍且遷就之情則事不得其正而違乎人心之公其為吏治風俗之患不小矣至於文武雖屬兩途然同為朝廷之官同辦國家之事實為一體所當和衷共濟據實秉公以盡勿欺之道聞得外省有文官已申文書而武員恐其干礙或於中途

掣回者或勉强令其更改者武既可以施之於文則文亦可以施之於武似此挾制成風苟且遷就何以得事之實情除事之弊竇況目前雖草率結局而嫌隙自此而生文武不和實始於此著該督撫提鎮通行曉諭嚴加禁約倘所屬有犯此等情弊者即據實叅奏毋得姑容

又河東總督田文鏡奏豫省紳衿感戴

皇仁恭建

萬壽碑亭奏

上諭朕以實心實政訓示天下臣民如稱功頌德建立萬壽碑亭鏤金刻石之舉皆屬粉飾之虛文朕所不取數年以來已屢經降旨切禁矣前以豫省官方整肅民俗醇良感召

天和屢豐有慶是以特加恩錫用示褒嘉該省官民紳士既知感激朕恩惟有益加黽勉永為循吏良民以承

上天之眷佑此則感恩報効之本朕所切望於臣民者至於

撰文建碑稱揚功德乃不過外觀之虛文耳但該省既已舉行難於中止嗣後他省若有倣傚而行者著該督撫先期諭止之

二十二日奉

上諭甘肅地方雍正八年地丁錢糧前已降旨蠲免其河西四府州縣暨各衛所額徵糧料草束又經一體免徵朕念新歸內地番民嚮風慕義願附版圖其地畝額徵本色糧草與河西等處賦稅相同亦應一體蠲除俾令

同霑恩澤著將雍正八年河東之河州廳應徵番糧一千三十一石零洮州衛應徵番糧三百一十六石零歸德所應徵番糧一百六十三石零河西之西寧府屬應徵番糧一萬五百四十二石零涼州府屬應徵番糧二十七石零草一百九十七束零俱加恩蠲免該督撫即督率所屬有司敬謹奉行俾番民均霑實惠

又奏

上諭上年派令滿洲兵五百名駐劄晉省都統鄂善約束

嚴肅兵民頗覺相安今鄂善奉差陜西石麟接受管理甚為疎縱兵丁之中有聚飲酣醉恃衆毆打民人者有醉後混入民家者又今年六月初二日有兵丁之馬二十餘匹至東門外將民田吃損八九畆踏傷十餘畆次日鄉民聚集百餘人拴帶馬五六匹擁至巡撫衙門擊鼓喊叫撫臣始差官查究朕所聞者如此凡差往各省官弁兵丁朕每諄諄訓誨望其奉公守法與百姓聯為一體休戚相關今派往晉省之兵恣意妄行嬉遊放肆

不遵法令擾累居民甚屬可惡目今晉省已不須滿兵駐劄著護軍統領哈爾吉前往太原府將滿洲官弁兵丁俱行撤回并會同廵撫石麟將生事不法之兵丁一一查出重加懲治即於太原府通衢枷號示衆其該管章京亦查出據實糾叅毋得稍有疎縱狥隱石麟身為廵撫不能約束兵丁著交部嚴察議奏

又湖廣鎮篁總兵官周一德奏報慶雲奉

上諭據奏白沙及明溪等處五月十一日慶雲麗天霞光

萬道自辰至酉萬目共覩等語年來各省奏報慶雲者甚多朕竝未以為祥瑞惟勸勉該省官民益加敬畏黽勉供職以迓

天庥況湖南地方民多刁悍俗亦頑梗該省官員果能實心化道使之奉守法度化鷙悍為循良易澆漓為醇厚此則朕心之所謂上祥大瑞也

二十四日大學士等奏怡賢親王應行厚葬典禮奉

上諭怡賢親王有遺言身後殯殮只用常服一切金玉珠

寶之屬概不可用福金及諸子遵其遺言只以常服爲殮即平日所束之帶亦未曾用朕親臨其喪亦祗以血淚巾帕及所佩香囊附棺中示含玉之意誌永訣之哀蓋王天性節儉一生服食之需愛惜物力不肯多費絲粟故拳拳於身後如此且識見高明深凜古人寶玉送死之戒即此一節其器量過人遠矣是以附身附棺之物皆從其遺言不忍違其素志至於園寢之制則關係國家之典禮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乃古今之通義恐非

朕所得私亦非王所可讓者今大學士九卿等酌古準今詳明定議悉與典禮符合甚愜朕懷著依議行朕原擬不動户部國帑而以内庫銀兩為興造園寢之費細思内庫銀兩亦民間之膏脂也王生平以節用愛民為心朕深知之今體其心即内庫之項亦不動支朕在藩邸數十年仰頼

皇考福蔭尚有餘貲即以藩邸存剩銀兩為王園寢一切工程之用將此并諭中外知之

二十八日奉

上諭今年二月朕降諭旨著該部將直省官員名下應追贓銀及侵欺那移流抵分賠代賠等項事在雍正三年以前即發覺在雍正八年二月十八日以内者查出各案情由明白開注朕酌其情罪降旨寛免今覽各犯應追銀兩一人名下既有貪贓又有侵盜而那移之内雖有因公墊用亦有借名分肥同一罪名而其情不等稽查原案卷帙繁多毫釐之間分别稍有未當即非公允之

道且其中情罪可原者予以寬宥之恩尚合於赦小矜
全之典至實在貪贓犯法侵盜錢糧現在監追人犯除
未完銀兩不准寛免外或有加恩豁免者若將所擬之
罪全行寬釋俾兇頑貪黷之人得逍遥閑適於情理實
有未協著大學士九卿將一應犯贓侵盜人犯定擬斬
絞者應作何減等其一人而有數案者應將本人所犯
從其所得重罪量減并作何分別開注請旨之處詳晰周
備分條定議具奏

又奏

上諭怡賢親王第三子弘暾朕指配傅察氏尚未婚娶而弘暾病故傅察氏聞信即慟哭截髮至王府懇求持服守制彼時怡賢親王不允傅察氏於門外跪哭以夜繼日王始終未允並未遣人與彼一語王之意以王子已故不忍再誤傅察氏之終身是以為此忍情之舉以謝絶其心也乃傅察氏歸至母家持服守節二年以來之死靡他今年吾弟仙逝傅察氏又至王門悲慟銜哀懇

求服孝從前之事吾弟並未奏聞至此時王之管事人員以應否准其服孝奏請朕始知之遂降旨准伊服孝令進王府諭福金收以為媳傅察氏以幼年之女能知大義矢志柏舟其情可憫其行可嘉弘暾身後一應禮儀俱照貝勒之例著於弘暾親姪内以一人為弘暾之嗣即襲封貝勒令傅察氏撫養俾其無子而有子以彰節女之厚報焉

二十九日奉

上諭尚書舜典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朱子曰所謂欽恤者欲其詳審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免而無罪者不濫刑也吾弟怡賢親王嘗奏朕云今法司衙門凡有審問事件並不究其情之虛實動以夾訊夫聽斷之下求之於辭氣耳目以察其情設誠以待之據理以鞫之未有不得其實者何庸夾訊倘有証佐確據情罪顯著而本犯猶狡獪不以實供則不得已而用刑若並不詳鞫其情而概用重刑嚴訊三木之下何求不得此重案之未

免有冤抑牽累也吾弟之言如此是以八年來凡朕交王承審數十件繁難大案皆以誠敬用心以情理感格愚頑簡孚閱實俾各自將罪犯委曲招吐從未曾夾訊搒楚一人而諸案情罪無不允當吾弟之存心忠厚如此凡為法司者皆當奉以為法也今外省有司既不能聽辨五辭無明決折獄之才每遇重大案件至期限將滿之時慮及處分則連用重刑該犯欲緩須臾之命凡官吏訊問之語靡不承認遂據其供招鍛鍊成獄且凡

遇命盜案件其中牽連之人有司亦明知其無辜而欲為開釋恐致上司之翻駁遂有非夾訊不能歸結之論夫欲保全一己之功名彌縫上司之查駁無論情之虛實罪之輕重輒用三木以訊每致案未結而有刑斃之人此其居心尚可問乎從前阿爾松阿為刑部時不能剖斷曲直乃各將原被告之一足共一三木此天良喪盡之人視夾訊為兒戲其心之殘忍慘毒甚矣未幾而身為叛逆不能保其首領善惡之報施其有爽乎吾弟

怡賢親王存心仁恕固不待言而其本懷總不欲使天下有一冤抑之人俾國家受濫刑之議此其忠君愛國之心出於誠懇篤摯是以凡有聽斷歸乎至當能使羣議帖服刑章式敘也今吾弟仙逝之後凡啓靈大祀之日

上天必賜以清和景象而羣工黎庶各致其哀慕深情成一千古以來未有之賢王此

天之報吾弟亦云厚矣吾弟嘉謨入告之事不可勝數偶因

戒飭問官輕用三木一節將吾弟敷奏之言宣示於衆且布告各省有司令咸以吾弟怡賢親王之聽訟居心奉為按鞫之規範則明慎用刑庶幾咸中有慶矣著凡掌刑名衙門將此諭刊搒永示於堂署

三十日奉

上諭前江寧織造郎中隋赫德具摺奏稱本年六月初一日日食之期江寧地方先期陰雨至午後則天色晴明萬物共見日光無虧地方咸以為瑞特行奏賀等語朕

比時即批諭切責隋赫德此並非爾職掌應奏之事且以識見庸鄙之人而輕言天象尤屬誕妄又見山西巡撫石麟本章奏稱太原等處日食之期濃雲密雨未見虧蝕官民紳士均頌希逢等語朕亦降旨切加申飭矣從來天象之災祥由於人事之得失若

上天嘉佑而示以休徵蓋欲人之知所黽勉永保令善於勿替也若

上天譴責而示以咎徵蓋欲人之知所恐懼痛加修省於將

來也凡為人者受
天嘉佑而或驕矜縱肆怠惰前修則將轉福為災矣受
天譴責而或戒慎悚惕省改前愆則將化災為福矣此天人
感應呼吸相通之理朕所日日訓示天下臣民者況
天之錫福降災即如人君之賞罰也凡為臣者受賞一次則
終身當有感激奮勉之心受罰一次則終身當有儆惕
抱愧之意安有遇賞而感遇罰而懼過後即淡漠置之
俟再賞再罰之時而後知感知懼者乎雍正八年六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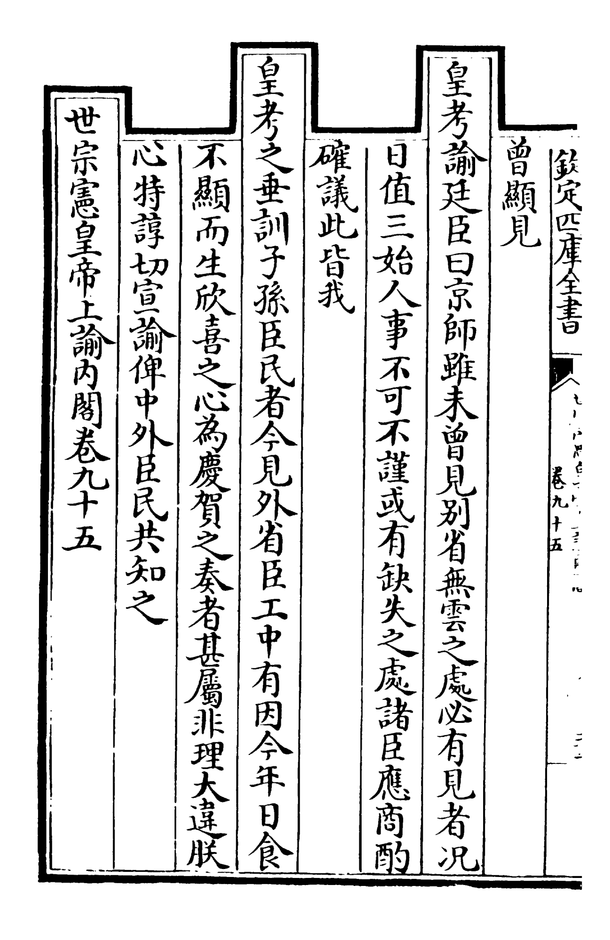
初一日之日食乃
上天垂象以示儆所當永遠敬畏勿忘兢業之心詎可以偶爾觀瞻之不顯而遂誇張以稱賀乎山西地方偶值陰雨不可以概天下至隋赫德所稱江南日光不見虧缺朕推求其故盖日光外向過午之後已是漸次復圓之時所虧只二三分是以不顯虧缺之象昔年遇日食四五分之時日光照耀難以仰視
皇考親率朕同諸兄弟在乾清宮用千里鏡四週用夾紙遮

蔽日光然後看出考驗所虧分數此朕身經試驗者若果虧蝕不及分數則係欽天監推算之誤又豈可因此而怠忽

天戒稍存縱肆之心乎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初一日日食是時我

皇考降旨日食雖人可預算然自古帝王皆因此而戒懼盖所以敬天變修人事也若庸主則諉諸氣數矣去年水潦地震今又日食意必陰盛所致豈可謂無與人事乎

可諭九卿如有人事應修改者悉行奏聞
皇考敬
天之心誠切如此是以
上天眷佑本年即成蕩平噶爾丹之大功邊方寧謐中外歡
騰此即轉災為福之明徵也又康熙五十八年正月初
一日日食
皇考在宮敬謹齋肅
特命朕同諸皇子赴禮部衙門虔誠禮拜是日陰雲微雪未



曾顯見

皇考諭廷臣曰京師雖未曾見別省無雲之處必有見者況日值三始人事不可不謹或有缺失之處諸臣應商酌確議此皆我

皇考之垂訓子孫臣民者今見外省臣工中有因今年日食不顯而生欣喜之心為慶賀之奏者甚屬非理大違朕心特諄切宣諭俾中外臣民共知之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九十五